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THE DREAMS OF YAN GARDEN

燕园梦

悠哉 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The Dreams of Yan Garden

燕园梦

悠哉 著

山东大学图书馆惠存

中国说书师说哉 赠

2015. 10. 10. 子断世居日

文学艺术的最高表达，应是通过山林
描写大“张”，即通过个人苦难遭际的
描写，进而反映苦难和时代
苦难的见证。燕园梦，实现了
悠哉大师这一理想。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园梦/悠哉著. —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80180-420-1

I. 燕… II. 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2279 号

燕 园 梦

著 者	悠 哉
责任编辑	杨忠阳
责任校对	李 燕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(邮政编码: 100054)
电 话	010 - 63567690 (编辑部) 63567683 (发行部) 63567687 (邮购部) 63516978 (直销部)
网 址	www. edp. com. cn
E - mail	jjrb58@ sina. com. cn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mm 1/32
印 张	23
字 数	600 千字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180-420-1/I. 043
定 价	5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此书献给

喜爱做梦的人们

如果您喜爱或曾经喜爱做梦

无论甜美的梦还是忧伤的梦

那么它天然地是您

永远的知音



人生与梦同为—部著作之页码，
依次阅读之谓现实生活。

——叔本华

春梦是颠颠倒倒的。

——鲁 迅

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
我将告诉每一个人。

——海 子

我爱故我在。

——悠 哉

题 解

《燕园梦》者，悠哉呕心沥血所作也，原题《红楼梦》。

本书集大成地再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——即学界所谓后现代——北大学子的校园内外生活。

红楼者，北大原办公教学楼之称谓也，位于北京内城汉花园，1984年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。红楼建于五四运动前夜的1918年，系该运动策源地，业已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。惜乎曹雪芹之天才巨著《红楼梦》在先，藐予小子，何敢望其项背焉？不得已，遂改现名，意颇快快。

燕园者，1952年北大迁校后新校园之称谓也，系原燕京大学校址，经扩建而成现有规模，含淑春园、燕南园、鸣鹤园、镜春园、朗润园、承泽园、勺园、静园等小园，但不含畅春园、蔚秀园、中关园、燕东园、燕北园等教工住宅区。其中以博雅塔为标志的未名湖区系北大后花园，因其属于“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与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”，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；加之典藏丰赡的北大图书馆，组成一幅委实好得“一塌（塔）糊（湖）涂（图）”的自然人文胜景。质言之，燕园最是华夏红尘中激扬才情、宁静致远的绝好去处，实乃高尚其志、以梦为马的风华青年以学会友、大做春梦的理想场所。

目 录

第一部 秋 1

第二部 冬 171

第三部 春 311

第四部 夏 601

附录一：梦断虹桥——悠哉遇害记

附录二：隔靴搔痒的“感觉”

附录三：青春的单翅鸟——海子论

第一部



六十四

独自背着手观瞧呢，蓦地闹嚷嚷传来喧哗之声，自远而近，但是倾耳细听，嘈杂中又含整一，似一群人在喊号子。循声出去，呀！惊得目瞪口呆。但见一群人拥着一幢大楼，迈步朝园子里过来呢。一幢体积庞大的大楼，外墙呈绛红色，被横七竖八的粗钢缆捆得严严实实；七八个夸父般伟岸身躯的壮汉，腰系虎皮裙，肩膀让立柱般粗大的铁杠压得深深凹陷，他们拥着房，一步步朝前走着，从他身旁走过。嗨哟咳唷！站他们跟前，他自觉渺小得像误入布洛卜丁奈格国的格列佛。嗨哟咳唷！嗨哟咳唷！号子声穿越空气犹如穿越深邃的地道，音量由远及近渐次放大，回音嗡嗡作响。每迈一步，沉重的步履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，脚印个个奇大，宛如后稷之母在郊野所踩踏的。他一时惊得说不出话，只不住地点头咂舌赞叹而已……

“老杨，醒醒！嗨，醒醒！”

嗯？谁呀？谁唤我来着？仿佛谢幕后不甘心退出舞台的演员，他揉揉惺忪的睡眼，恹恹踱出那光明而温暖的梦幻天地，张眼一瞧，原来谭冕摇着自己膀子呢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咂，睡迷糊啦？你不是说，从今天起恢复跑步么？”

哦，对对！杨秋荣捶捶大髀儿头，猛然想起：嗨，差点儿忘了！一个懒驴打滚爬起，赶紧穿衣着袜，边系鞋带心里边纳闷：咦，怪哉！大清早的，竟做这么个怪梦！

两人甩开步子，昂首挺胸，一前一后朝北跑，身子穿行在乳白色晨雾里，隐隐现现，晨雾缭绕着他们，恋恋缠绵。47楼、46楼，两幢硕士生男生楼过去了；45楼也过去了，这是硕士生女生楼；接着校总务大院；过勺园时，但见留学生们三三两两从大楼出来晨练，网球场有人打网球；经过“智慧之树”，老杨朝不远处的塞万提斯雕像唸哨一声，谭冕也跳脚舒臂，“啊”地呐声喊，和这位燕园贵客打

声招呼，随后，两人顺着一条 S 形缓坡往下跑；拐过雕梁画栋、古色古香的办公楼，便来到未名湖边。晨雾轻盈舒缓地飘荡游动，似一条条轻纱将博雅塔、枫岛、石桥……缠绕起来；静静的岸柳屏息静气侍立，谛听晨鸟的欢鸣；湖水懒懒地漾着微波，变换颜色；那尾石鱼一如既往地翻尾跳跃，硕大的鱼尾形成一圆环。恍兮惚兮，寂静中老杨听得“泼喇”一声响，鱼尾强力地一甩，在晨曦微明的湖面来个“鲤鱼跳龙门”。每次见到石鱼，这声幻听便在他脑海出现一次。刹那间，他和鱼一而二、二而一，石鱼被他内化为自己，或者说他将自己外化为石鱼。所有北大人无不把上北大视作自己命运的“鲤鱼跳龙门”，他也如此。嘿！我凭自己的强力之手提升了自己，改变了自己！他心想。“提升”意思说，起自寒门的他，原本注定一辈子过着没想头的日子，泯然众人矣，而上北大则如一件器具镀金，身价摇身一变；“改变”意思说，原先他和无数俗人一样，顺一条铺就的坦途走到人生终点，而今犹如一列扳道后的火车，改朝另一个人生站点隆隆地驶去。

是啊，我改变了自己！老杨甩臂迈腿跑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

环湖路上不时迎面过来晨练的学生，间或一两个学生从他们身后跑过，在越过自己的刹那，老杨觉他们腿伸得出奇地长，步子迈得出奇地大。来到塔下，见芳岛美涓子撅着肥臀在前头一步一蹭慢跑，黑发束于脑后，宛如一把倒持的火炬，黑色火焰在晨风中跳荡不止。老杨不觉莞尔，凑到谭冕跟前一努嘴：“贤弟，瞧‘美丽的虫子’！”谭冕也笑。芳岛美涓子是班上的日本留学生，任伯乐教授的女弟子。有一次谭冕见她慢跑姿势好笑，形容她“像只吃饱了的美丽的虫子往前蠕动”，老杨听了赞“传神”。

“嗨，你好！”谭冕道。

老杨也朝她挥手示意。

“你好！你好！”她且跑且答。

来到枫岛，两人拾阶而下，纵身一跳，跳到泊于岸旁的石舫，之后叉腿伫立，载眺载喘。

“怎么样？”老杨揩了把汗，且喘且问。

“还行，”谭冕喘息着。“你呢？”

“嘿！好久不跑，感觉退步了。跑过花神庙时，腿有点儿发软。咬咬牙才坚持下来。”

“老杨，看来得坚持跑啊！”

“对，保持奋进的心态非常重要！每天坚持晨跑，就有种目标感，使自己意志凝聚起来。‘成大事者必野蛮其体格’，这话很对呀！”

“是呀，”谭冕点点头，做起摆臂运动，前摆，后摆，左摆，右摆；接着连续几个屈体下蹲运动。“要成大事，首先须说服自己：你不仅有才华有毅力完成它，而且坚信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’，你是它的最佳人选！”

“贤弟，说得好啊！”老杨冲他挑大拇指。

太阳顽皮地一纵身蹦出地平线，阳光晕染了东天的薄云，幻出一片绚丽的朝霞。太阳原先藏在塔后，只有些须光芒透过浑厚的塔身，这时塔身轮廓显露，立体感增强；接着探出红脸，光芒渐强，热力增加，霎时间整个湖区景致鲜亮起来，湖水涟漪跳荡得更欢快，晨鸟仿佛受到感染，啾鸣声霎时提升了一个声阶。

“啊，真美！”

“是啊！”老杨深有同感。“你说，这太阳像什么？”

“呃……难说。像蛋黄吧？”

“不好。依我看，像孙悟空一只火眼金睛，怎么样？”

“哈，妙妙！”谭冕跌足大笑。“不过……孙悟空在哪儿呢？”

“这问迂了！瞧，不就藏在塔后么？他手脚攀着塔身，尾巴勾住塔尖，目光炯炯地注视你我哩！”

“好！比喻新奇，虎虎有生气。不愧老大啊！”

两人同时发出一阵嘿嘿嘻嘻的爽笑。

“啊，大地！”老杨不禁张开双臂，冲着东方抒情起来。“你在冰冷的墓穴沉睡一宿，而今你一身缟素，衣袂飘飘，朝我们迎面走来啦——！”

谭冕笑骂：“这家伙，绝妙好辞让你抢去，我这诗人反倒打嘴不开了。”遂背诵海子的《黎明》：

黎明手捧亲生儿子鲜血的杯子
捧着我，光明的孪生兄弟
走在古波斯的高原地带
神圣经典的原野
太阳的光明像洪水一样漫上两岸的平原……

老杨听着，不禁使起促狭，趁时“哇呀——！”一声吼，破着嗓子拼力喊：

“老不死的北大——你好！”^①

两人打诨笑闹一回，嘻嘻哈哈往回走。晨雾受路上人流的搅扰，渐次消散。北大广播站“校园之声”开始播送早间新闻。两人且走且听，不觉来到艺园食堂门口。文静端着饭盒正去食堂打饭呢，见他们过来，笑吟吟打招呼：

“真羡慕啊！成天见你俩亲亲热热在一起，好得跟亲兄弟似的！”

“你呢，老和谁在一块？”谭冕问。

“我吗？”她调皮地一歪脑袋。“我是个女行者，独往独来！”又问杨明中什么时候回来。

“他昨晚来电话，说今天中午到。”

“怎么，你不知道？”老杨反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她摇头，甩甩一头秀发。“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“哦，我以为他给你打电话了呢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她再次确认。

“哎！你小子想打文大美人主意呀？”回到宿舍，老杨打趣道。

“瞎说！”

“那你怎么打听她和谁在一块？我以为你想毛遂自荐呢！”

“越说越混了！文大美人是明中的意中人，哪有我的份？——走，吃饭去吧。”

^① 化用海子《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里》诗句，原诗句为：“老不死的地球你好。”

老杨说你先走吧，我等福弟来一块儿去。

在窗口张了十几分钟，福弟骑车过来。他在北大西门外不远的六郎庄租间小平房住着。瞧他眼睛缀满血丝，老杨知他昨晚又熬夜了。吃过早饭，哥俩到静园小憩。福弟掏出两张折叠的稿纸递给他，老杨看时，两首新写的诗，其一：

小 巷

倾斜的老屋檐
于寒意中颤抖
木门的嘴唇紧闭
推磨的响声微细
灰喜鹊啁啾
门吱扭开了
有人走来，有人走来
哭诉了一宵的老妪
喑哑着喉咙
衰弱地倚靠朽坏的门柱

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妪
在岁月无尽的恶梦中醒来
双手触及瓦楞上的青苔
黑黝斑驳的瓦，一声惊慌中坠落
这黎明最后一滴希望干涸在墙上
吊丧的人群鱼贯而过
有人归到他永远的家

她那拴门的铁链断了
她那盛水的瓦钵破裂
她那汲水的木桶在井口一摔八瓣
结满疙瘩的棕绳

在石上勒出道道血痕

她大限已到，就要归到永远的家
像风无意扬起尘土，掉满虚空
她走时不说一句话
最后只把目光
丢弃在污浊的尘世

老杨知道，“小巷”指故乡金溪的衙门巷，“老屋”指自家那幢破败的房子，“饱经沧桑的老妪”指祖母。这次福弟来京，除研修诗艺外，力图写一部反映杨家痛史的长篇小说。不过嘛，想写是一码事，是否胜任写是另一码事。拿这首诗说吧，他没觉着写出了父亲去世时祖母心灵的惨痛。但瞅瞅福弟那缀满血丝的眼睛，望着他充满期许的目光，老杨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嘴张了张又闭上，读下一首：

无 题

星星聚会的时候
宇宙的思绪一缕
忽然峰回路转，一过多少年

不知是谁的
嘴
擦碰着溢满水的杯

骤然间
水面
山崩海啸，梅雨纷飞

众星分列两厢
齐齐刷白了脸

传说有人碰撞地球，就在今晚

那是我
扛着漆黑的头颅
迎风向前

以光还于光
以火还于火
以生命还于生命

诗歌传达一种少年豪气，老杨暗自赞赏，但“碰撞地球”式的狂妄叫嚣又令他心悸。或许受海子的影响？作为哥哥，他不宜鼓励啊……

“呃……”他将诗稿递还，挠挠头皮。“后一首很能表现你现在的心境，唔，不错！请老谭再看看吧，听听他的意见。”

福弟点点头，眼神有些黯然。原以为哥哥会夸赞一番的。

看着福弟灰头土脸的样儿，看着他的川字形眉头渐次攒拢，老杨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咽口唾液，干巴巴地说：

“哥昨晚又来长话，催你回家哩！你说，哪样办啦？”

“不，死也不回！”福弟嘟着嘴，勾着头，拿脚拨弄地下一块石子。“我好不容易来了，决不放弃！我要读书！”

《海子的诗》出版后，杨秋荣购两本，一本自存，另一本寄赠福弟。结果坏事了！半个月前，福弟开车下乡送化肥，一路上回味海子诗句，不慎将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撞倒，车歪侧着掉进稻田。他一气之下撂手不干，回家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塞进背包，拦辆车跑到南昌，转火车抵京。“那种鬼地方我实在呆不下去啦！”见面时他头一句话就嚷。福弟隐瞒车祸的事，只说要在北大做旁听生，当第二个沈从文。其实他人没到京，哥的长途电话已打过来，责备他胡闹：“你莫再给福弟寄书啦！弄得他有心思开车，每夜趴桌上读呀写的熬夜。”还说福弟近来情绪烦躁，不止一个乡镇的仓库保管员抱怨福弟得罪人，他只好说好话，又请吃饭，但没想到终究还是出事了。

“都是你寄那些鬼书来，害得他起歪主意！”俨然是指责他把福弟引上邪路。“你要晓得，他跟你不是一路人嘢！若开车不成，他又去做甚呢？”他给问了个哑口无言。末了，哥叮嘱他赶紧劝福弟回家，切莫意气用事。昨晚的电话则说，撞车的事已了，电线杆赔4000元，吊车、修车花3000多元，这等于福弟上半年赚的全赔进去；若再不回家，车闲着，每天还得搭钱进去。

这事让杨秋荣甚感为难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以福弟的人生导师自居。那年母亲病逝，他在高考中喜中榜首，同时福弟却中考落榜，顶替母亲进纺织厂当了一名修理工。其实哥俩感情从小疙疙瘩瘩，但从这时起，关系竟厚密起来。他通过书信指导福弟读书，原本期望福弟回到高考考场，但福弟是个没恒性的人，加上经济转型大环境制约，不到半年心便浮飘，恰值工厂倒闭，他撂下书本，和一班生意场朋友胡驩在一起，去厦门、广州、深圳、海口……闯世事，啃读社会这本大书。不久回转家里摸起书本继续读；继而腻烦，抛下书本又到生意场混。如此七颠八倒，反反复复，真个把光阴虚度，岁月空添。不过究竟书没白读，肚里有百十来本文学名著垫底，谈吐自以周围俗人另是一个式样。读了《恶之花》，福弟对诗歌渐有感悟，没事便在本本上信笔涂鸦，越发痴迷了。这次福弟来京，原是他一力撺掇的。

“我跟你说……”老杨清清干涩的嗓子，劝导说：“你这是在逃避生活，不是进入生活嘢！”

福弟不耐烦地站起身，别转脸不听。

“你和我不一样啦！北大不属于你。你得走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。你和我不是一路人。你注死了得在底层挣扎。你得在那里寻出路，找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幸——”

“莫讲啦——！”福弟带着哭腔暴吼，顺手一扒拉长椅上的饭盒，搪瓷饭盒掉地上，一路“哐当”响着，骨碌碌滚到一棵银杏树底下。他跳脚嚷：

“莫讲啦！求求你好不好！”

随即索鼻涕、弹眼泪，一五一十哭诉起来：“这一次，我抱着义无反顾的决心投奔你来，发誓再不回金溪那闭塞的鬼地方。唉，看

来又是一场梦！”说着擤把鼻涕，朝树枝上抹。“那种枯燥乏味的日子，我实在过腻了啊！嗨，想起来就伤心，恶梦一样啊！”

“问题是，千千万万的人都这样活啦！”

“问题是，你拿该死的书打开了我眼睛！你让我读《凡高传》《从文自传》……信里你大谈特谈艺术对人生的意义。你把我引进另一个精神天地，一个梦一样的天地啊！我坚信自己有才华，我相信自己会进步神速，可你却劝我回去！知道吗？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”

“但是，你的文学梦一天不醒，你的青春就一天耗在其中。等将来有一天恍然大悟，你发现自己‘两手空空，悲伤时握不住一颗泪滴’。这时你已经老了，谋生乏力，怎么办？我万万不能毁了你啊！”

“毁就毁！我自甘自愿！”

福弟蹲在地上，上齿两个虎牙咬着厚下唇，齿印深深嵌进唇皮。

老杨躬身捡拾饭盒，蓦地想起一件往事：是在上初一的时候，福弟有次逃学，和一伙伢崽跑山上“打游击”。下山后走到虹桥，恰巧让放学回家的他撞见。但见福弟头戴映山红枝条编成的花冠，裤腿给荆棘划破了，手臂也有划痕。站在哥哥面前，那满是灰土汗渍的圆脸蛋笑得异常舒心，但喜悦瞬间就变了，笑容里渗入一丝惊恐，意识到自己得吃一记耳光。当时他一语不发，夺过福弟头上的花冠，抡圆胳膊尽力一掷，花冠在空中划出道弧线，掉进河里，接着一巴掌搥去。福弟鼓起两个铃铛般的眼珠子，捏紧两只半大不小的拳头，气乎乎地瞪着他，下唇咬出一排牙印子。他跳起脚，气恨恨地吼：“你早晚会后悔的！”“后悔就后悔，你管不着！”福弟硬硬地呛道，随即哭了：

“呜……后悔就后悔！呜……我不要你管！”

当下老杨好言相劝：“福弟，不是我推你，是生活的手在推你啊！马克思靠朋友资助著书立说，凡高靠弟弟供养画画，你没父母，谁个帮衬你？我现在每月拿260元助学金，想帮也无能为力。哥有钱，他每月供你几百元没问题。要不这样办：今晚我给哥打电话，劝他供养你，怎么样？”

“莫打，千万莫打！”福弟连连摆手。“你一打，他准骂我神经